

屋顶上的童话

双桨文丛

中国当代小说名作名评

王安忆 著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

双桨文丛·中国当代小说名作名评

屋顶上的童话

王安忆 著

双浆文丛·中国当代小说名作名评

屋顶上的童话

王安忆 著

*

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

(地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:250001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625印张 4插页 250千字

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7-80551-962-5

I·198 定价:16.00元



作者简介

王安忆，女，一九五四年生于南京，一九五五年迁居上海。一九六九年中学毕业，到淮北农村插队。一九七二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任演奏员。一九七八年调上海《儿童时代》杂志任编辑。一九八二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，一九八七年调上海作协创作室，从事专业作家，作品多次获奖。

王安忆的小说反映生活面广，涉世深，视角独特，语言隽永，长于表现人物细腻的内心理世界。作品形成自家风格，赢得广大读者喜爱。

目 录

作 品

- 米尼 (3)
妙妙 (148)
我爱比尔 (189)
屋顶上的童话 (280)

评 论

- 《小鲍庄》:对古老民族的严肃思考
..... 陈思和(295)
- 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
——《纪实和虚构》与王安忆写作的理想
..... 张新颖(301)
- 惯看海上繁华梦,江山依旧枕寒流
——王安忆悲剧意识分析
..... 李文波(312)
- 找寻消失的记忆
——对王安忆《长恨歌》的一种疏解
..... 罗 岗(321)





作

品

米 尼

公历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凌晨，米尼将生产队分配的黄豆、花生和芝麻装了两个特大号旅行袋，一前一后搭在肩上，和她的同学们回上海了。她们要步行十二里路去五河县码头乘船，到了蚌埠再搭火车，一夜之后就到家了。她们动身的时候，还是半夜，没有月亮，也没有风，可是一出门脸和手脚就都麻木了。她们几乎一夜没有合眼，回家的兴奋使她们忘了睡觉，在被窝里叽叽喳喳地说话，当困倦袭来的时候，她们不由得紧张起来了，以为天要亮了。于是她们手忙脚乱地起床穿衣，寒冷使得她们打战，牙齿格格地响着。然后，她们就出门了。

她们走下台子，上了村道，这时，有一条狗吠了。听到狗吠，她们都笑了，有一个同学弯腰拾了一块石子，朝狗吠的方向扔去，嘴里

说：“请吃一粒花生米。”“花生米”在上海话里有双关的意思，枪毙罪犯的子弹，被叫作“花生米”。因此，大家又都笑了。她们的脚步踩在冻硬的土路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狗不吠了。

“什么时候，我们再不要走这条倒霉的路了！”有一个同学说。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，只有米尼回过身去，望了望身后她们走过的村道。后来，她时常回想这个情景。她记得她回过头去的时候，明亮的三星忽然向西行走了数十米。由于她们是在向东行走，那三星就好像是划过米尼的头顶，在天空走了一个弧度，向后去了。这一瞬间，米尼无比清晰地感觉到地球是由一个巨大的弧形苍穹笼罩。她觉得，以后发生的一切，在这时是有预兆的。

现在，米尼和她的同学们走过村东头最后一口井，出了村庄，来到大路上。沉重的行李压着她们有过锻炼的肩膀，使身上暖和起来，她们开始说笑话了。说笑话是米尼的本领，第一，她肚子里有无穷尽的笑话；第二，她可无穷尽地重复某一个笑话而新意辈出。甚至当她不说笑话而只是说一些平常的话的时候，依然有一种引人发笑的意味。由于插队的日子本没有什么快乐可言，大家也无形中夸大了这种快乐的效果。于是，米尼便给这暗淡的生活带来了乐天的精神。这时候，同学们说着蹩脚的笑话，等待米尼出场。可是她们很快失去了耐心，就开始去向米尼挑战。她们讥讽米尼背旅行袋的方式像一个真正的“阿乡”，又攻击米尼仅一米五八的身高竟还挺胸吸肚，好像要上台表演。米尼半闭眼睛半露微笑，她像什么也没听见，于是她们诧异地想：米尼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！有人就去推米尼，米尼一惊，大梦初醒的样子使得她们大笑起来，才觉得有了收获。米尼说：我在睡觉呢！说罢又半合上眼睛，由她们笑去，心里慢慢地想：这些人怎么这样喜欢笑呢？

她们脚下的大路的尽头，有一些朦朦的曙色雾气一般升腾

起来。两旁的白杨树，在混沌的天色中渐渐显现出来，先是粗大笔直的树身，渐渐地，细致的树梢也清晰了。她们觉得自己变得很渺小，从白杨夹道之下走了过去。

很多日子以后，米尼有时会想：如果不是这一天回家，而是早一天或者晚一天，那将会怎么样呢？这一天就好像是一道分水岭，将米尼的生活分成了两半。当她走在正午的太阳底下，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而过，她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。她好像看到有两条生活的河流在并行，有时候甚至还交叉相流，但绝不混合，泾渭分明。她在她的那条河流里，另一条河流就在她的身边，而她过不去。她想起她的过去，那就像很久以前的往事了，那时候，她是属于那另一条河流的，在某一天里，她却来到了这一条。她想，这一天里，其实布满了征兆。

她们是差一点没赶上船的。这一天，船从大柳巷开来，到五河的时间特别早，因为没有风。那是一个无风的冬日，船到码头时，甚至票房还没开始卖票，人们挤在窗口，争先恐后，她们落在了最后。当她们终于买到了船票，向码头跑去的时候，船已经鸣响了汽笛。有一个同学哭了，另一个同学的鞋踩掉了，米尼第一个冲上了跳板，喊着：等一等！汽笛连连地鸣叫，她们上了船后，船起锚了。沉重的铁锚在河下当当地响着。她们在底舱找到座位，放下东西，想起方才的狼狈样子，就都笑了。她们模仿米尼大叫“等一等”，好比一个冲锋的女兵。米尼则要她们不要笑得太早，这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。道路还很漫长，需将革命进行到底。船掉转了身，向前驶去，太阳升起了，在河岸的树林里穿行。她们来到甲板上，吃着船上买来的旅行饼干，水鸟在船尾飞舞。

直到现在，一切都还照旧。米尼和她的同学们吃完了旅行饼干，又喝了水壶里的冷开水，太阳渐渐高了，越过河岸的树

林，照射着她们的眼睛。她们眯起眼睛躲着太阳，开始讨论回家后第一件事要做什么。一个同学说：洗澡。另一个同学便说：洗澡这样的事还需要说吗？自然是指洗澡后的第一件事。于是，有人说吃冰砖，有人说吃大排骨。问到米尼，米尼就说：睡觉。大家便笑，又忍着笑问道：睡醒了做什么？大家都看着米尼的嘴，期待那里出现一个奇迹。米尼略一思索，答道：睡觉。这一回大家就笑得没法收场了，一边笑一边想：米尼可太会讲笑话了。米尼的笑话，是不能脱离具体的时间地点的，并且还具有一种连贯性和整体性。仅仅抽取一段，是无法表达的。所以，假如不是亲临其境，便很难领会米尼的有趣。米尼作为一个朋友，尤其是在插队这样的日子里，是再理想不过的了。

将近中午的时候，船到了临淮关。临淮关也通火车，假如不是在春节期间，而是在别的时候，她们也许会在临淮关下船去搭车，临淮关每日有一次快车，还有几次慢车。可是，在节日的高峰时间里，甚至有一些在这附近的人，也到蚌埠去乘车。船在临淮关慢慢靠岸了，岸边有一些女人在洗衣服，冻得通红的手握着棒槌，嘭嘭嘭地捶着衣服。船下了锚，缆绳远远地抛了过去，被一个男人接住，绕在铁桩上。船一点一点接近了码头，铁链一开，人沓沓地上了跳板，从等候上船的队伍前过去了。米尼和她的同学们趴在船舷，看着人们下船，然后上船。太阳晒得她们暖烘烘的，生了冻疮的手背发出刺痒。她们互相用发夹掏着耳朵，阳光照进耳朵，将茸毛照得金黄黄的。这时候，无论是米尼，还是她的同学们，都没有注意到上船的是一些什么人，船就离了码头。在船离开码头的那一刻里，水鸟又拥上了船尾，浩荡地追逐着船在河里航行。后来，在米尼的回顾中，这一个场面变得非常壮观，而且带了一点险恶的意味。她记得，如同鸱鸢那样的江鸥张开翅膀，遮暗了天日。

太阳晒得她们昏昏欲睡，有人提议到舱底去睡觉。她们就一起离开了船舷，从耀眼的太阳里走下昏暗的底舱。她们眼前一片漆黑，望着金星，她们手拉手找到了自己的座位，跌倒似的坐下，打起了瞌睡。米尼隐约听见不远处有人用上海话聊天，还谈得很热闹，她想：是哪个公社的知青啊？便堕入了梦乡。梦里有人轻轻地踢她的脚，请她把脚挪一挪，好让他拿一样东西。她挪开了脚，感觉到那人在她脚下摸索了很久，最后摸索出了一张梅花七。那人朝她举着梅花七笑了一笑，露出两排整齐结实的牙齿。她在梦中想道：原来他们在打牌。然后就醒了。

米尼睁开眼睛，看见她的同学们都醒着，坐在那里，眼睛望着前面。越过两排长椅，对面的舷窗下，有一伙男生在打扑克。她定睛看了一会，发现那供人们打牌的桌子其实是一个人的背，每当一盘牌局结束，推出了新的输家，那“桌子”就一跃而起，输家则乖乖地蹲下，弓起了背。这时的输家有一张白皙削瘦的脸，他在弯腰之前用手理了理头发，很斯文的样子。这时米尼听见耳边有吃吃的笑声，转脸一看，才见她的同学们都强忍着笑，交头接耳道：这个白面孔最有劲了。她赶紧问，这个白面孔怎么了？她们匆匆说一句：你自己看嘛！就又接着看下去，好像怕错过了什么好戏。

男生们早已注意到了女生，不免虚张声势，个个都想出语惊人，反倒弄巧成拙，显得粗鲁而油滑。女生们却还一个劲儿地偷笑，笑时就把手扭在一边，表示毫不注意的样子。男生们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间，忽然，平地而起一片浑厚的歌声，是一首颂歌，他们庄严地重复着其中的一句：“你在我们的心坎里，我们的心坎里。”女生们低头骂着“流氓流氓”。有几声传进了他们耳里，他们就说：我们不是流氓，是牛虻。“牛虻”是这个年代里流传很广的一本书。女生们用胳膊肘互相捅着，小声

告诫道：不要睬他们。然后又说：那个白面孔最坏了。

闹了一阵，男生们偃旗息鼓，女生们便也笑得好些了，双方都静了静，那白面孔就开始讲故事。他讲的是一个恐怖的复仇的故事，风雨交加的夜晚里，一双干枯手在琴键上奏出激越的旋律，说到此处，一个女生尖叫一声扑进另一个女生怀里，将彼此双方都吓了一跳。这一回，连米尼都笑了。男女双方造作的僵局就此打破，他们两伙合一伙，开始了种种游戏：打扑克，讲故事，话笑话。在那个时候，说笑话是男生和女生都特别热衷的一项娱乐，会说笑话，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才能。当男生们推出白面孔来说笑话的时候，女生们便推出了米尼。

他们两人打趣的本领是那样高强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互不相让，暗中却又互相配合，使得欢乐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。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上海人所说的那种“冷面滑稽”。表面不动声色，甚至十分的严肃认真和恳切，骨子里却调侃了一切。这其实包含了对世事冷静的体察，需要相当深刻的世故，仅靠聪明还不够，甚至于需要一点儿智慧。这些他俩都具备了，他们联合起来，将目下的世事和他们自己的人生，抨击得体无完肤，而他们使用的又是那样简洁而轻松的态度和措辞。他们的同学们只知道笑，其间的深意只有他们两人明白。无形中，他俩结成了一个同盟，有时候，还会意地互相使着眼色。他们有些惊异地想到：仅仅是一小时之前，他们还不认识，彼此都是陌生人呢！而现在，他们又是多么了解啊！他们渐渐有些将观众忘了，只顾着自己说话。而其他的男生和女生，也已在那欢乐的气氛里各自稔熟起来，谈话开始分解成“一小撮”“一小撮”的，这是白面孔的话。米尼现在知道了，白面孔叫阿康，阿康和他的同学们全是上海一所中等机械专科学校的毕业生，这一届学生全分在了外地，阿康他们是在临淮关的农机厂里工作。米尼问他：“阿康，你们为什么不从临淮

关上车呢？”阿康说：“我们要在蚌埠玩一天。”“蚌埠有什么好玩的！”米尼笑道。阿康说：“蚌埠是很好玩的。”后来的十几年里，前后加起来足有几十次，米尼这样问阿康：阿康，你们为什么不从临淮关上车呢？阿康也同样地回答了有前后几十次。每一次问答都是同样的句子，一字不多，一字不少，虽然场景不尽相同，心情也不尽相同。有时候，米尼觉得阿康不从临淮关上车是一桩幸事；有时候，米尼觉得阿康不从临淮关上车是一桩不幸的事。觉得幸和觉得不幸的时候是一样多的。

米尼又问：“阿康，你们到蚌埠打算做什么呢？”阿康说：“当然我们先是要吃一顿，吃过以后看电影，明天上午去公园划划船。”“那么晚上睡在什么地方呢？”阿康从米尼的话里，听出她想与他们合伙的意思，他先说：“我们在火车站睡一夜。”然后又加了一句：“住旅馆也可以，不过是五毛钱的事情。”米尼也从阿康的话里，听出他鼓励她参加的意思，就不再说什么。这样说着话，船就到了蚌埠。

到蚌埠的时候，是下午三点半，太阳照耀在西方的天空，工厂的烟囱慢慢地吐出黑色的烟雾。男生们帮助女生们提着东西，只有米尼，依然一前一后地背着她的旅行袋，甚至手里还提着一个阿康的网线袋，就这样走过跳板，上了岸。他们中间，没有谁提出什么建议，自然就走在了一起，向火车站走去。后来，阿康提议叫一辆三轮车，拉着他们的行李，大家就可以省力了。这只需要有一个人押车。大家就说：当然是阿康你押车了，这不就是你真正的目的吗？然后，就叫来了三轮车，堆上行李，阿康坐了上去，像检阅似地微笑着挥手致意，走到大家前头去了。女生们说：这个白面阿康实在有劲。男生们忽然沉默了一下。这沉默的片刻是米尼过后很久才注意到的。

阿康坐在三轮车上，走远了，有时在路口遇到红灯，就停

着，待他们刚走近，绿灯却亮了。这时，阿康就回过头，微笑着向大家点头。当他又一次远去的时候，米尼忽然有些怨恨似的想：他应当下来同大家一起走的，她觉得他这样做是扫兴的。后来，他们在火车站汇合了。正当阿康下了车，付了钱，去往车上搬第一件行李的时候，他们也赶到了，便七手八脚地去搬行李，阿康顿时被挤了出来，脸上流露出遗憾的表情。最终，连他自己的行李也是被别人搬下来的。这时候，米尼忽然对她的同学们说：我们明天走吧，同他们在蚌埠玩一天。开始，大家不说话，都有些愕然。米尼又说：早一天，晚一天，总归要回上海，不如在蚌埠玩一天。同学们不由地想到，虽然在蚌埠换车换船地来回了多次，可是却从来没有想到在这里玩一玩。蚌埠究竟有什么玩头？既不是杭州，也不是苏州，它会有玩头吗？先有一个同学很冲动地说：好啊！接着却又有一个同学说：不好。先说“好啊”的那一个便缩了回去。同学们说：还是回上海吧，早就盼望着回上海的这一天，为什么又要推迟一天呢？米尼却说：那我一个人留下来。大家便说：米尼，你是吃错药了吗？他们男生晚上可以睡火车站，你怎么办呢？米尼说：跟了这么多男生，我才不怕呢！她忽然兴奋起来，她想，她和这些女生在一起过日子，早已过腻了。女生们在一起，早早晚晚都是什么毛线啊、衣服啊的琐碎事情，哪有和男生们在一起有意思啊！女生们很怀疑地看着她，再一次地劝说：米尼，我们和他们才刚刚认识，互相都很不了解的呀。米尼已经下定决心，谁也动摇不了。同学们心想：米尼今天真的吃错药了，变得多么两样，她向来是最冷静和最谨慎的啊！米尼和她的同学们在车站售票处分了手，因为她们再不愿意和男生们一起活动了。米尼的决定激起了她们的反感，这反感一直蔓延到男生们的身上，她们忽然以一种严厉审慎的态度看待他们，使他们很茫然。而米尼却浑然不觉，这更使她们生气

了。直到她们分手的那一刻，她们才稍稍缓和了态度，对米尼说：要不要给你家打一个传呼电话，说你过一天回家。米尼说：不要了，他们本来也不晓得我哪一天到家。趁着时机，她又向一位同学借了五块钱，说好到了上海就还。然后，她们互相道了再见。同学们看见米尼背了两个旅行袋，站在一群陌生的男生里面，那样矮小和邋遢的样子，忽然就有些可怜她，并且为她感到忧心忡忡，不由共同地说道：米尼，你要当心。此时此刻，米尼才觉得事情有些不寻常。她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突然的分手，使她心里生起一种不安。她笑着说：不要紧的，一到上海我就找你们玩。她们说着“再见，再见”地慢慢分开，朝不同的方向走去。终于，彼此走得看不见了。暮色降临了，黄昏的天光照耀着石块嵌拼的街道，又逐渐暗淡下去。男生们说着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使米尼意识到自己是局外人。她有些孤单地走在他们旁边，有一刹那，她甚至问自己是不是应该留下来？可是她紧接着鼓励自己，她应当积极起来，掌握主动。她渐渐镇定下来，跟随他们走进一个饭馆，在角落里占了一张方桌。为了表示自己不是那种吃男生白食的女生，她率先建议道：我们每人出一块钱合起来付账，多退少补吧。男生们则说：不要你插队的妹妹出钱，阿哥我们请你。听了这话，她知道他们还是欢迎她的，心中不由十分欣喜，思路也开阔起来，渐渐参加了他们的谈话。她耐心地听着他们说他们的事，又将她知道的事告诉他们。她描述某件事情生动与诙谐的口吻，叫他们很喜欢。他们觉得这个女生，虽然不漂亮，可却很有劲。她有一种制造气氛的本能，使得人人都很高兴。阿康由于和他们太过稔熟，不那么新奇，削弱了魅力，便被冷落了。而米尼见自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，又因没有别的稔熟的女生在，起到监督的作用，便更加自由开放，无拘无束，发挥得越来越好。他们吃过了饭，又去看一场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。男

生们抽烟，米尼吃瓜子，哗哗剥剥的，心里觉得异常快乐，却又隐隐地有一点不足，有什么不足的呢？电影院里洋溢了一股挟带着葱蒜味的烟味，水泥地湿漉漉的，沾着瓜子皮。阿康坐在另一边，与她隔了一条走廊。由于喝了酒，白皙的脸庞变红了，龙虾似的。他默默地抽着一支香烟，后来，电影开场了。

晚上，他们在车站附近一家“人民浴室”过宿，男生们住男浴室，米尼住女浴室。她睡在躺椅上，听里面淋浴的龙头，嘀嘀嗒嗒漏了一夜的水。浴室里通夜开着灯，夜半还有人住进来，又有人起来出去。米尼迷迷糊糊的，梦境和现实交织在一起。她一会儿以为是到了家，一会儿又到了火车站，天漆漆黑的，车灯雪亮地驶进了站，汽笛长鸣。一列火车过去，房子微微震颤起来，铁轨当当地响。有一会儿，她以为自己发了寒热，昏沉沉的，嗓子里干得冒火。她头顶嗒嗒的滴水声，使她急得没办法。多年以后，她还会来到这家“人民浴室”，那时候，她简直认不出这个破烂不堪的浴室了。那是一个冬天，她穿着一件一九八七年的上海很流行的裘皮大衣，长过膝的。她站在一片泥泞肮脏的湿地上，因为是一个化雪的午后。人们洗完了澡，红着脸膛蹩着手脚，踩着水洼里几块砖头走出门来。朽烂的墙脚下，堆了煤炭，风一吹过，就扬起黑色的尘屑。只有当一列火车经过，路面被微微震颤的时候，她才依稀辨认出了一点这一个夜晚的遗迹。这一个夜晚很漫长，灯光彻夜照耀，屋顶下飘浮着永不消散的水汽。忽然一阵铃声，有粗壮的女人裸着小腿进来，叫着：起来了，起来了！米尼揉揉眼睛，坐起来，女人冲了她说：起来，起来，澡堂要营业了。她赶紧穿衣下床，匆匆梳洗完毕，拿了自己的东西走出了澡堂。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睛，男生们早已聚集在门口，问她怎么睡得这样晚，澡堂里的觉有什么好睡的，不如回上海去睡了。她揉着酸涩的眼睛，有些笨嘴笨舌的，她想：这是几点钟了？懵懵懂懂